

记忆中未曾抹去的二三事

蒋国良

伫立在暑假中的宁静的长寿中学校园，全变了！唯一留有记忆的是那一条小河和依然葱郁的大樟树林。只是当年的河好像还大一点，樟树远没现在粗壮。在已然成片的树荫里，我搜索残剩的记忆，竟还有二三事浮现眼前。

那是一节徐生才老师的课，教学内容早已忘了。只记得身材不高的徐老师脸上总挂着笑意。讲完一段课，徐老师让我们自己看书，他走下讲台到同学们身边答疑。高一我实在很小，坐在第一排，但很喜欢看书。不知啥道理，徐老师从后边往前走时，看到我裤袋里斜插着一本泛黄的古书，徐老师要我拿出来给他。“《柳树春与八美图》，好家伙，你小小年纪，怎能看这样的书？交出来，我给你收着！”我知道这本书讲了一个才子与八个美女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当然属于“四旧”。书是大队里抄家捞来的，可惜才只看了个开头，柳树春与八个美女的命运全不知晓。到如今，我也再没读过这本书。二十多年后，在新桥中学碰到徐老师还提这事：“徐老师，您可是还欠了我一本书的。”徐老师愕然问因，而后是哈哈一笑泯恩仇，把酒言欢叙别情。

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校的书肯定读得不多。读高中，我记得自己没用过书包。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已经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早上赶早工，放学回去还参加劳动，在生产队挣工分是我们大多数同学的常态。十六岁的我一年能挣二千多个工分，已能解决自己的口粮钱。一次忙假后到校上课，我赶完早工去的，所有的书本用一根草绳捆着，拎了就走。临近学校，跑得也太急，捆书的绳子散架了，书本撒落在路旁插了秧的水田里，捧起来湿漉漉的，赶进班级，已经迟到，同学们看着，很是狼狈，但当时也并不觉得太丢人现眼。

记忆里，当年我们的班主任是张攸珍老师，苏州口音，很柔，很好听。在我当时的眼里，三十多岁的张老师可是风韵绝代，真是个大美人。且张老师天籁歌喉，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张老师做班主任工作很有一手，绝不损伤同学自尊。同学们不知道，今天可以说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当年写给张老师的检查书。“文革”破“四旧”以后，农村里基本上没有业余活动，我所在的村里不知啥时偷偷兴起抓“纸牌”的风气，觉得好玩，我和差不多年纪的堂弟和堂侄午饭后总要操练一会才赶去学校上课。兴致浓时，往往忘了时间，一段辰光中，迟到了好几次。张老师询问原因，每每搪塞过去，但还迟到。我叔叔终于向张老师告发，我赖不掉了。张老师没有在班上点名批评我，却要我写出书面的“深刻检查”，交张老师读后又还给我，让我自己经常对照。在我心底里，这是我在中学时代留下的最大耻辱，我把写检查本子中的两页用浆糊粘住并保存起来。但从此以后，

我不再迟到，也不去碰“纸牌”，至今也未碰过。迟到检查事件后，张老师并没有歧视我，因我劳动积极，毛主席思想学用结合得好，张老师还鼓励和安排我到其它班级巡回演讲了几次。

再说件珍藏吧！我当年上大学时，把我想保留的东西存放于一个小柜子里，后来家里造楼房，我回去把它搬到三层阁里了。不过，我至今未上去检查过，不知是否还在？我从小学三年级生过一场大病后，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高中时，《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已经读过。“文革”中最时髦的是读《读报手册》，我就搞到一本，读烂了，至今还藏着。记得当年大学里中文专业开出的必读书目中，中国部分的文学作品我已全部读过。书读多了便会有些想法，“三国”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思想让我写过名为“乱必达治”的作文，得到的结论是：天下大乱，必将达到天下大治。似乎早早地看到了“文革”的结束，祖国昌盛的局面一定会来临。这一篇作文虽未被老师推荐讲评，但自己推论出来的思想却影响了我的未来，我变得善于思考，并喜欢从大处、从本质上去思索问题，这一习惯至今未变。也许，这正是我当年把这篇作文也列入珍藏的缘故。

四十年了，斜阳西下，依然那么红艳。树荫东移至小河边，摸一摸身边老樟树龟裂的树干，其茁壮成长后的印记十分清晰。收回飘远的思绪，愿小河的水永远清澈，愿当年的樟树继续蓬勃，愿我的同学们也还能珍藏当年在此的记忆！

远去的中秋

陈妞

印象中，家中四方桌上摆着的月饼盒似乎比十五满月更早地传递出中秋的讯息。风凉了一些，桂花的香味掺在风里，先淡后浓，就到了中秋。今年中秋临近，商场、超市照例早早摆起了阵仗，那越摆越前的月饼柜台、花里胡哨的绸布装饰、醒目的标语和价格牌也带了股傲娇的气质，在众多柜台中煞是夺目。

这几天回到家中，我像往年一样打开设计新颖、造型出彩的铁盒，选中自己最中意的口味的月饼，坐在电视机前慢慢品尝。口味每年都推陈出新，但到嘴巴里却是一样的蜜甜蜜甜，那甜味在味蕾上慢慢地泛开去，就像是往事在眼前缓缓流过一般。

还记得奶奶在世时，八月半在我家可是有着响当当的名号。虽然没有过年时

添置年货、招呼亲戚的忙碌，却也有着紧凑的安排。那时日子不算富裕，中秋是一个没有压力却也有味道的节日，是童年烙在心里的一道痕迹，深深的，沉沉的。

过节当天，奶奶总是早早起身，忙着张罗祭月的供品。旧时都是些老式黄油纸包装的月饼，一般会把四个月饼用纸卷成一个筒，有的为了好看，在筒饼上加盖了一层红色的腊纸，纸上有金粉画的吉祥图案，最后用麻绳打个十字包。奶奶笑呵呵地将包装纸细致地剥开，脸上的皱纹就像是涨潮时的浪头，簇拥着往上挤。黄油纸被月饼渗出的油点缀得星星点点，她把月饼均匀地摆在碟子里，总是要稳稳地叠到三层才罢休。看着奶奶那专注的神情、袖子捞起折边的架势，我的馋虫却被勾了出来，常常是想方设法磨破嘴皮子，看能不能从奶奶那里讨得便宜，但最终也只有埋怨为什么月亮不能早些圆的份。

那时的城市还没有太多的大气污染，也没有高耸的建筑，月到中秋分外明。待到月亮上来，奶奶便在自家大门前摆好桌椅祷告，然后端上各色洗好的时新瓜果，有如紫色玛瑙般的甜葡萄、有金黄色的蜜梨、红彤彤的苹果和半红半黄的脆枣……末了端上一大盘堆成三层的月饼，这才是我最翘首企盼的。伴着缭绕的香烟，我顿感祭月才是中秋节最神圣、最有灵魂的时刻。

如今，奶奶去世了，她的音容笑貌却越发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慈爱的目光如阳光般和煦，花白的头发被旧的黑色发箍卡住，说话时两颗银牙熠熠发光，树皮般的双手藏着岁月的影子，那双手全权负责月饼的装盘，在上上个中秋，更久远的中秋。现在，月饼同样是稳妥的摆放，但却只能呆在铁盒中，感受不到月色的洗礼……

一轮中秋月可以唤醒人们美好的记忆。那圆镜似的明月，照尽人间的悲欢离合；那曾与自己相依的人，至今想起仍是情深意切。年年岁岁人已去，岁岁年年月照明。而对于我来说，最忘不了的还是那黄油纸包出的中秋情谊。

谁的浪漫历经沧桑

——致三毛

11 旅管 1 班 张露露

“因为上帝恒久不变的大爱，我就能学习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

三毛，如果你没有离去，也许你会继续流浪，也变得很老很老。有一天你回到那个原始的地方，只会听树下的风吟，专心而沉静地看着这个曾经也深深爱过你的世界。

我懂得，你的自信可以穿过撒哈拉那漫天飞舞的风沙。雄鹰在你的头顶盘旋，现实的态度渐渐在你心中滋长了吧？为什么流浪？是不想再去理会那万水千山外的挽留，还是你只爱简单的原始生活？《撒哈拉沙漠》应该是你写的书中最幸福最温暖我的灵魂的，这就是我最珍贵的财富了，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三毛，我知道你想摆脱尘世的束缚，做一个风一样的女子，曼妙，空灵。有人说你无情，只会坚持只知道自由，随意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哪曾知道，人乐人忧，人忧人乐全都被你看在眼里，容在心里，你有了意想不到的坚强和脆弱、意想不到的执着和苦难。随遇而安的性格注定了你一生的流浪，你有荷西，还有多少回忆可以供你在沙漠中苦吟，不要想，不必想，不去想，直到夕阳分隔开麻木与狂想。平庸的生命静静地溜走。抓不住的总是那么多。

人生的不幸以及那些无从把握的生存悲剧，通过你的一生朴实地表现出来，没有太多的渲染，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三毛啊三毛，要怎样才能走进你的世界？你独特、柔软的情感，至真至善的气质，总是在我梦里发出软软的呓语，我却从不敢随意揣度你的思想，你的灵魂。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这时候的你应该是可爱而幸福的。在生命呼啸的尽头，一定有可以让你栖身的地方。

“快乐是那么的陌生而遥远，快乐是禁地，生死之后，找不到进去的钥匙。”你可以接受任何东西，包括快乐，但不希望它隶属于任何东西，也包括了快乐。你不顾一切地到撒哈拉，荷西收拾行李只是跟随，然后陪伴你。这抵得上多少句无力的“我爱你”，你快乐，极致地快乐，然而他就那么明目张胆地在太阳底下离你远去。就这样，理想和现实似乎总是无法调和，野性的内心的悲伤独奏曲被理性的思维控制着，挣扎着，慢慢要被取代。想脱离这个可怕的世界，想阻止别人往下陷，自己却又不自主地越陷越深，你终究是死于自己的天性。

但是，你浪漫而温暖的文字依然告诉我，你是爱着这个世界的。深深地，爱过。

泼墨古巷

张素娴

可曾见过这般淡雅的景致？如同在一张摊开的宣纸上，绘上青砖黛瓦，飞檐走壁，庭院深深，浓荫淡影，处处平凡却不失美丽？可曾幻想住进这长长古巷，每天听近邻唠叨，抱着孩子晒太阳，料理院中盆景？

这朴质幽远的梦啊，不，不是梦，但哪里去寻它呢？它又在何方呢？国画精髓，泼墨山水，但这古巷，确应是老天执笔而作。我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鞭炮之声，我听到了孩童嬉闹之声，我听到了生命成长之声。一时间，破碎的过去拼凑出一幅完整的长卷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见人们一砖一瓦地盖着房子，那汗水是幸福的；我看见孩子们兴奋地跑上跑下，那幸福是真切的；我看见了幼年的自己在院子里玩耍，一点点地长大。这古巷里的老屋，凝聚着老一辈的辛劳。门前的一排排玉兰树，伴着古巷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徜徉于这古巷中，古韵流传；流连于这古巷中，旧貌新颜。多少次走在古巷中，我渴望着能感受到你的讯息。外公，你还好吗？

雨打叶，叶飘零，一场瓢泼大雨悄然而至。亲爱的老屋，你是卷泼墨长画，是个浪漫的诗人，我只能现在好好端详你了，因为你即将面临毁灭，你即将不复存在！噢，不，不要这样，多想在梦里，是你的重生，是你又一次的生命怒放！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见你更加挺拔的身姿，屹立在天地间！

但是，我现在只能轻轻地告别你，默默地走开。

从此，我们就在梦中相见罢！

[廉政文苑]

致礁石

黄立中

悠长悠长

桔黄的岁月

孕育了大海、狂风

闪电与雷霆

也孕育了你
黑褐色钢铁般生命
本自喧嚣中崛起
从未奢望安静
千百年激愤的沉默
亿万载昂然的孤独
不曾消释
你缱绻的深情
不曾磨平
你孩子般的憧憬
如今，航灯亮在你头上
大批舰队
在你眼前出征